



时间去哪了

■张明

谈及时间归宿，便有种沧桑感，仿佛从没有见过它的真容，又仿佛我本身就是时间。只觉辜负了它，轻薄了它。

轻薄的心，总想寻觅。当苍茫累积成叩问，时间已成过往；当我拖着沉重的脚镣抚摸时间，它已变得冰凉。渔人捕得一湖明澈，一波潋滟，却早被罩上时间的大网。

对酒酣歌是时间的声响，倚门回首，手把青梅，是时间的肖像，“鸣机夜课”是时间的温情，柳絮雪吟是时间的雅赏。

多少思绪与年华都一并裹进时间的画面里。沉醉于别人的时间，我在时间里沉醉。路边的小草又青青，柳树发新芽，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时间有脚，它们当是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的吧。

“胖嘟嘟的小脚丫，满眼深情与牵挂”，耳听得优美的旋律，如诉的歌词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意。

心中的暖，如母亲的手抚摸我的额头。躺在母亲怀里数天上的星星，清风吹拂母亲脸庞的黑发，心中的暖如贾鲁河水淙淙流淌，调皮的时间随着一个个灵逸的水漂滑向斑斓的夕阳。

当我从一片油菜田的残垣断壁依稀认出这里曾是初中母校时，我知道时间已经没进不可回复的少年时光。那些懵懂青涩、放逸的快乐和成长中浅浅的愁绪都被轻风送到眼前，又吹向远处。

我站在漫天的雪里陪女儿等候去郑的班车。雪花里没有灶房溢出的红薯的香气，没有烟火熏染的年味，这雪花再也不是四十年前的雪花。女儿已经长大，大学毕业后去上海工作。新一代，有新的梦想；新一代，承继着为人父者的嘱托。女儿，不就是爸爸的时间吗？天寒地冻，女儿能赶上去上海的火车吗？窗外大雪纷飞，时间在椅背上流过，一分一

秒，在眼前闪过，在心里穿过，竟然那样清晰。一小时，两小时，三小时，四小时——十点，已到火车发车的时间，还没有收到她的消息。十点十分，十点二十，十点三十，女儿终于来了消息，说没有赶上正点的火车，但有幸改签成夜里十二点。我激动又庆幸，今晚，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里，只身远行的女儿终于可以踏上东去的列车！我真切地感受到，在送女儿的时间里，那分分秒秒都滴答滴答注入我的心里。我突然明白，时间就是亲情！

人生最苦伤别离，暂时的离别叫人牵挂，而那永久的别离更让人心痛。有多少亲人远我而去，那份亲情，那份容貌，那些相处的日子，那些日子里的点点滴滴，都成了我心中永难溯回的美好记忆。一个单亲家庭的青年遗憾地说，“我很怀念以前和爸妈在一个家里共同生活的日子”，我心凄然，为他的命运同情，也为时间的造化感慨，时间正一点点将我分离与切割，泛黄的画面，再难复回到鲜亮的颜色。

路边的老榆又开了新花，不知它们是谁的后裔，它们的先祖，早已成了一个个斑驳的故事。我曾以为时间是弱物，渺小得无有形体，而今我看到它的广大无边。时间是世间的存在，万物是时间的具象。我的身体呈现于时间，生活轨迹呈现于时间，情感延展于时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时间的谱线。贾鲁河水还是我小时候的模样，而我却青丝染霜，原来它只在自己的空间里狂欢，而我却要在时间里涌动与蜕变。

时间去哪了？它成了一个个形象，一副副承载，一份份担当，一番番思考。当时间成了人生，它就有了味道。

（作者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693449891>）

怀念外婆

■王伟

每年清明，我都会怀念起我的外婆。我的祖父、祖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所以我对他们的记忆十分模糊。而我与外婆感情却很深，外婆享年九十二岁，是在我家走完了她的最后几年的。

我的外婆勤劳、善良，一生养了五个儿女。我的母亲排行最末，她前面有四个哥哥。外婆十分疼爱我的母亲——她最小的孩子，也是她唯一的女儿。

外公家早年并不富裕，但在外婆的辛勤操持下，日子过得还算不错。外婆是个十分明智的人，她对孩子们的读书识字有着朴素的认识。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“睁眼瞎”，所以她努力地供养几个孩子上学，后来，我的四个舅舅都参加了工作，成为国家干部。

至于我母亲上学的事，当时全村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，就连外公也不赞成，他认为女孩家上学没用，但外婆不这样认为，她说男女是一样的，所以她极力说服外公，我的母亲才得以走进学校。母亲入学时，已经十二岁了，当时，她们班里只有两个女生。我的母亲上学时，学习十分刻苦，高小毕业，顺利地考上了师范。

外婆心中最大的伤痛，是我的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的三舅，在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第二年，因突发急病溘然长逝，这件事对外婆的打击是很大的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那是怎样的一种悲恸……

我的几个舅舅都在外地工作，外公、外婆没有跟着他们。外公、外婆干了一辈子农活，身体都比较硬朗，所以，他们不愿意麻烦孩子，坐享清福，只是偶尔到我的一个舅舅家小住几日，便又回到他们难以割舍的老家。

外婆八十多岁时，还能做各种家务。一个冬天的早晨，因为前一天下过雨，外婆出去端水时，不慎滑了一跤，把腿摔断了。那时候，当地骨科的医疗条件还不是很好，舅舅把她接到外地治疗，由于外婆已经上了年纪，骨质疏松，手术难度又比较大，外婆执意放弃治疗。而外婆又不愿意在外地生活，母亲就把她接了回来。

我的母亲尽心尽力地侍奉外婆，让她平安地度过晚年。我那时刚考上大学，在寒暑假回来的时候，就替父母尽一份孝心，伺候外婆。外婆经常对我讲，将来要找对象，就找一个像我母亲这样心地善良，勤劳能干的人，我能够理解外婆的良苦用心。

大学毕业，娶妻生子，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，才懂得了父母的恩情。我经常带着孩子回家看望外婆，外婆每次都会握着我孩子的手，慈祥地微笑……

外婆是一位朴素平凡的人，但我却从她身上学到了善良、忍耐和坚毅，而这些不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吗？

（作者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3640064722>）

幸福不能拿来比较

■许志敏

我一个朋友有房有车，工作稳定，妻子孝顺。朋友说，该有的都已经拥有了，他很知足，感觉很幸福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一个发小回家乡开公司，他的幸福感突然变了味儿。发小身家千万，开的是名贵轿车，出入有一大帮人跟随，请他吃饭，一瓶酒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。发小从小样样不如他，现在却和他调换了过来，让他心里五味杂陈。他从此就迷上了买彩票，希望一夜暴富。开始时是五块十块，慢慢就变成了五十一百，甚至是上千元。每天在希望和失望之间，心情如过山车一般，他再无幸福可言，妻子和他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，顺带着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。

几年前，我表姐的女儿有个相爱的男友，男孩研究生毕业，工作长相都不错，唯一缺点就是家庭条件不好，买不起房。表姐其实已经认可了这门亲事，她正好有两套房，可以给女儿一套。就要谈婚论嫁了，表姐却突然反悔了。原因很简单，她对门邻居的女儿找了一个有钱人。表姐说，我女儿不比别人差，凭什么人家吃香的喝辣的，我女儿去受苦啊。于是，棒打鸳鸯。如今女儿早已成了

大龄剩女，表姐常在心里感慨，要不是当初自己百般阻拦，女儿的孩子也该会打酱油了。

有一次，我儿子英语考试得了95分，我一整天都感觉很幸福。儿子聪明可爱，学习又好，我有什么不快乐的呢。第二天，我满怀笑意和同事谈论起孩子的学习成绩，同事说他孩子考了100分，我的心突然往下沉了一下，就如春天里忽然刮过一阵冷风。今天和昨天，儿子的分数并没有减少一分，我的心境却不同了。从那以后，儿子每次考试，问过他的成绩之后，我总会问同事的孩子的成绩。儿子分数比他高了，我高兴；比他低了，我就训儿子，弄得儿子心情很低落。其实，一个小学的孩子，多考几分，少考几分，对他将来高考，甚至人生的路又有什么影响呢！

获得幸福很简单，只要你不把自己的日子当成物品，摆放在那里，和人一一比较。不与富较我不贫，不与贵较我不贱。守住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不攀比，不衡量，也是人生的一大智慧。

（作者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a1551677133>）

骨肉相连

■葛有杰



二哥在广东打工时脚部受了伤，不仅没有得到赔偿，还被老板辞退了。回到家，整天唉声叹气，萎靡不振。

二嫂去年下岗了，大侄女今年又上高中，他们家正是用钱的时候。

大哥说，二弟呀，你不如在我店门口摆摊做点小生意，也不少挣钱。店旁边的沈老三卖烧饼就发财了。

大哥在县医院对面开了个药店，药店门口的空地就属于大哥的地盘，也是黄金地段。有人出到一个月八百来租那个地儿，大哥没出租。医院门前从早到晚都是人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这么多人得病！

二嫂摇了摇头，说，也不行呀，现在城管管得很厉害，一会儿撵一会儿撵的，也做不成生意。

这点你放心，大哥说，各种费用我都交过了，城管不会撵的。空在那儿挺可惜的。

二哥面露难色，大哥，你也知道，我现在手中没有钱！再说，我也没有什么技术。

二哥，要我说，你和二嫂就在那儿开个油炸摊，一学就会，开始时我教你们，妻说。妻对这行不陌生，岳父岳母干这行干了几十年了。

对，对，用不了几个钱，原材料我来想办法。我认识冷库的老王，我可以替你去赊，我连忙说。

经过几天的准备，二哥的油炸摊开业了。小摊的名字就是我们取的，叫“兄弟油炸，美味天下”。

开业第一天，生意相当冷清。

什么原因呢？地理位置绝佳，正对着医院大门；口味更没问题，妻把她家的“祖传秘方”都贡献出来了；服务态度？二哥和二嫂都是很温和的人。人气！缺少人气！顾客就是这样，哪个摊位的人多就爱往哪儿去。从众心理。

第二天中午放学后，我去二哥的摊位一看，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好多人。二嫂备料，二哥掌勺。忙得不亦乐乎。大哥穿个白大褂也出来帮忙，大声说，大家排好队，排队好。

二哥一看我来了，擦擦头上的汗，连忙说，小弟，你快给老王打电话，让他送原料来，这儿快没有了。

我向大哥招了招手，老大，我身上没有带钱，先从你这儿拿五百块钱。

你不是认识老王吗？可以赊账呀！大哥一边掏钱一边疑惑地问。

谁认识老王呀！二哥自尊心强，直接给他钱，他肯定不高兴。老王那儿从来不赊账，每次我用的都是现金。

真有你的，大哥给了我一拳。

我对大哥一笑，心里想，老大呀，你也不差，你不仅没有要二哥的摊位费，还替他交了卫生费，占道经营费。还有，这人群中“潜伏”着你好多朋友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呀！

当然，人群中也有我好多同事，是我请的客。

母亲生日那天，二哥歇业一天，还带来几大袋他自己的“产品”让大家尝尝。一大家人，其乐融融。

二伯，这个叫什么名字呀？儿子拿着一块炸好的肉问。

这你都不知道呀，这是爸爸专门为我们炸的，叫“骨肉相连”，侄女抢着回答。

（作者博客：<http://geyoujie.blog.sohu.com/301622080.html>）

《周口博客圈》开版，欢迎周口作者投稿自荐，稿件请发至电子邮箱：zkwbbkq@163.com，文后注明链接地址。